

〈鍋〉

那一次看房子的時候已經是秋天末梢，我與下班後的友人總是穿著台北市通勤的人流在夜色與燈光中會合，然後從五色線上某一個捷運站試圖簽下任何一間步行十分鐘以內能抵達的房間。那段時間 591 租屋網的通知在手機上噹噹響不停，每一次口袋裡的震動都能讓我神經過敏，好像在提醒我沒有一個合宜的房間會安適的停留在頁面上等待；而確實這個城市需要獨身居住的人特別多，搶房子的速度堪比傳統市場三把五的青菜，「不好意思我們已經收訂囉」的回覆，都已經算是禮貌客氣。

台北像個巨大的鍋，光亮與熱鬧往中央傾軋；荒涼與貧窮，那些不被看見的，留在外圍。

但是我們終究在慌亂中擇定了一處在盆地邊緣的房子。三四十年老公寓，靠山，沒有家具，不包水電網路，手機的 4G 網路在這個神祕的空間內自動消失，牆壁的白色油漆泛黃脫落，連冷氣都沒有。唯一的優點就是寬敞，在台北住了好幾年，說東西少騙不了人也騙不了自己。倉促與老房東簽了約，卡車自市中心將桌椅床架書櫃燈具鍋碗瓢盆倒進來，填滿了原先已經被磨損的空間。搬家公司離開的時候我的心情和時間都簡直是日薄西山，貓在紙箱與凌亂間攀爬，發出窸窣的聲響。

然後，我終於開始覺得餓。

我拆開黑色大垃圾袋，從裡面拿出廚具，儘管我到最後也沒有弄清楚為什麼廚具會被裝在大垃圾袋中運過來。廚房簡陋，但有瓦斯，我不知道能煮什麼，但是我將鍋子裝了水，放上橘色的火焰，然後開始燒一鍋可以喝的熱水。

從那一天開始，每天晚上我都為自己煮一頓晚餐。

我開始決定把頭髮留長的時候也是同一個時間，二十三歲，秋末冬初，台北城都還沒開始真正冷起來。我從市中心的家搬到這裡，剝離了上一種生活，還沒有能力建立下一種，每天睡到將近中午，先泡一杯咖啡，餵貓，開始唸研究所的書，要不然滑手機，時間到了煮晚餐，然後再從黑暗的邊陲搭上公車或是捷運，逐漸抵達燈火通明的城市，工作，再依循著滅卻的燈光回家，穿過夜半蹲踞在巷口喝酒的老人，進入我一個人的房子。

有的時候，下了末班車，我不直接回家，而是沿著捷運旁的黯淡民宅，走進燈火通明的 24 小時超市內。這個時間往往沒什麼人，手推車腐朽的輪子在地上

喀啦撞擊的聲音也就特別刺耳，蔬菜、雞蛋、肉、餅乾、可樂、乾麵條、維力炸醬……除了蔬菜以外，能放越久的越好，為了能長久地在屋子裡存活，一次我能提回一大袋糧食，像隻準備冬眠的熊完好地在洞穴中貯存需要的物品。和那些食物一起走上三樓的時候，我經常累得忘了正確的時空，黃色的門打開，有個人正坐在明亮溫暖的客廳中，埋首工作，等待我從口袋中掏出鑰匙，碰撞的清脆的聲音。

於是我經常錯覺自己重新出現在公館的那個家。羅斯福路，台大對面，書店林立，夜市喧嘩，就在捷運共構的那棟樓：嶄新的管理室，無論何時夜歸大廳總是還亮著燈。那個時候我二十歲，清朗短髮，還在念大學，和當時年長的愛人一起，總是騎著機車在城市的各處盤旋，我們哪裡都去，哪裡都覺得能抵達。我們四處找工作談生意，拿下安全帽還得盡快補個妝撥一下頭髮，前程美好似絢麗日光，還以為只要兩個人一起，便可以抵抗這個不斷損耗的世界，在洶湧蒸騰的鍋內，組織一個美好和諧的家。

每當我抵達那一個家，就會率先抵達迎面而來的巨大的落地窗。那落地窗幾乎是整面牆，毫無保留地框起了往外眺望的停車場、星光、以及遠處閃爍的新店溪。因為這一面窗，即使夜晚沒有開燈，房間也未曾真正黯淡。那是一間樓中樓，一進玄關，旁邊就有一張白色的吧檯椅，裝潢嶄新，格局窄但是挑高，那就是台北給年輕時的我的想像。第一天入住，因為床墊還沒有進來，因此我們在地板上打了地鋪，就這樣在還沒遮光的窗邊沉沉睡去。半夜我醒了，去了廁所，回來以後，竟然在窗邊看見了漫天星光。

我未曾想像過可以在台北看見漫天星光。因此那一天我沒有再睡去，我偷偷溜下樓，就這樣坐在尚未拆封的雜物間，想像日後的生活。那是一棟住商混合的大樓，因此房內只有一個小小的電磁爐，不是一個適宜煮食的地方；但是應該還是可以煮一些不沾油煙的食物，比方說電鍋料理，比方說清燙的時蔬，又或者比方說，湯。那就得買一個鍋子。對我而言，所有關於家的想像都是從廚房開始的，廚房的一切就定位以後，客廳的雛型也就此誕生，房間的床鋪也會以柔軟的姿態向疲倦敞開懷抱。

但是我們始終沒有完成一個真正的家。哪怕很多時候，我坐在她的摩托車後座，和她討論著周末的行程，和她一起看醫生，和她以及她沒有被療癒的心理疾病共處，在每個迴還往復的夢境中延續每一個尚未結束的白日，我們也沒有辦法抵達那個我們承諾好的地方。那是因為我們的承諾很廉價嗎？還是因為沒有辦法將我們的愛與占有對這個世界開誠布公？其實我並不知道，當時的我還太年輕，不知道承諾是可以不需要兌現的。

錯了錯了，再來一次。迷失方向的霍爾，錯開了城堡的門，就會迷失在一片美麗的草原之中。他還需要下一個顏色，藉此抵達正確的位置。

因此，還有某些特別疲倦的晚上，我會出現在十九歲時萬華的居所中，和住在樓下正倚在門外抽菸的好看男生打招呼。那是一棟很小的二樓房屋，加蓋了閣樓，隔成好幾個房間，細細密密的，不太通風，把不同的生活裝在裡面。我一直覺得萬華是台北的肺臟，將繁忙與荒蕪納入胸腔，並在黃昏的時候以一種更鮮活的方式向這個世界訴說它的跳動。那個萬華的居所落在菜市場附近的巷弄間，每到白日與夜晚的交替，龍山寺的鬼神紛紛走避之時，吆喝的叫賣聲便隨著那些初死的生禽流洩而出——通勤到市中心上班的年輕人回來了，蝸居在房屋內的老人們來了，那些昂貴的區域沒辦法消化的呼吸都回來了。

為了便宜，為了省錢，為了出門通勤不要太遠，無奈將年輕的人們聚集在這個小房子裡。隔音永遠都不好，空氣流通也不好，我在閣樓打了噴嚏，往往二樓的三四個住戶也會在冬夏交替時一併生病；男生住戶帶了人回來，一夜春色爛漫大家都沒能睡著。那個小房子也有廚房，但是沒有人有力氣用，回家的時候每個人的面相都特別刻薄，如喪考妣，為了省去追垃圾車的困擾，不管再怎麼想回家，也在外頭吃完了一碗麵，或是一個便當，才提著公事包或揹著背包回來。

所以，那個時候沒什麼人想回家。十九歲時和當時的對象相識，她就已經是個事業小有成就的人，知道我會煮飯，嚷嚷著想吃一頓煮好的晚餐。我說那去黃昏市場買菜吧，她說好，騎車載我到附近，我們下車步行。那菜市場格局也怪，不像規劃好的動線，這個攤子擺滿蔬菜，下個店坊前面擺了臨時攤子賣內衣褲，轉角過去就是血淋淋的肉舖。我們買了些她愛吃的菜，還買了水果，準備要回去的時候，遇見了一隻被掛在鐵鉤上的無毛的雞。那隻雞的眼皮往上翻，混濁的白色眼珠垂在外面，已經死了，卻還有百無聊賴的神色。她馬上喊我趕快離開，倉皇如逃難。

「太噁心了，之後還是逛超市就好。」她說，口氣棄嫌，一身潔淨。

當時的我早該意識到這是一個隱喻，可惜我並沒有。決定要在一起以後，我們離開萬華，到了中正區，到了大安區，試著追求更高階級的生活方式。無論到了哪裡，都再也不曾回到這個被視為骯髒但是如此真實的地方。或許我早就應該明白，如果沒有辦法直面這樣的生死，沒有辦法面對一件事情背後的真實，沒有辦法承認關於我們的人事物，都由血跟肉構成，那麼勢必也沒有辦法直面彼此的膚淺跟醜陋，還有最終被耗損的見不得光的愛。

不過，還是有一些精神比較好的時刻，我會正確地把自己歸置到正確的位置

上。門打開，貓一聲長嘯，迎接我的是正確的寂寥，以及正確的黑暗。這種時候我就覺得非常安心，知道沒有任何夢境會潛伏在角落，會讓我再一次回到一段無法結束的時光。研究所以後我念了些書，知道世界上有一類人無論是在公領域或是私領域都不被看見，因此，在文學作品中，才會有樂園或是星球的概念。詩人建置星球，供無法生存在主流世界中的靈魂逃離；或者，為找不到歸宿的情感形塑一個美好的樂園。其實我覺得，說穿了，大家就是在找一個家而已。我將手上的雜物放下，脫下大衣，隨意將留長的頭髮紮起，把買回來的東西帶到廚房，準備分門別類放好。

天氣非常寒冷的時候，我會提早下班，走進傳統市場，買一隻完整的雞，拖曳身後的疲憊回家。廚房簡陋凌亂，但是維持一個人的所需，算上應有盡有。於是，和任何一個往日一樣，我先將雞從塑膠袋中拿出，淘洗乾淨。在冷水的沖刷下，指尖逐漸泛白，手指輕輕滑過肌理分明的肉，溫涼的觸感非常柔軟，就好像人的肌膚。然後，用刀沿著方才觸摸過的肌理劃開，將之分解成一小塊一小塊，可供入口的大小。

將食材都整理完畢以後，把香菇和那些雞肉塊放入，把水煮滾，轉成小火，蓋上鍋蓋悶著，讓它們的汁液緩慢融合在一起。等待的時候，鍋蓋會因為蒸氣浮動些許，水珠在下緣滾動，白色蒸騰的氣會在鍋蓋邊緣瀰漫出來，這樣的料理需要很長的時間，我就盯著那一簇小火緩慢發呆。有時我錯覺那往下凹的鍋中，熬煮的不只是雞而已，那些緩慢的氣流從邊緣進入內裡，又從內裡回到邊緣，香味散溢，而我即將把血肉熬煮的湯汁吞入腹肚，成為我的一部分。

我還記得，搬離萬華以前，最後一次去看了那邊的中醫。萬華的老中醫推拿手法神奇，自有一套理論。他跟我說，凌晨三點到五點是肺臟的排毒時間，等到太陽出來以後，才能將廢物排出。他要我擔保我會在正確的時間睡眠，並且不吃辣不吃炸，三餐時間正常，不作勞心之事。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在這個城市中，無論搬遷到哪裡，無論在什麼時間，我還是經常遇見那一隻雞當時的眼神。

有時候，那眼神出現在星光稀微的街道，已經喝醉搖晃的男子身上、有時候在擁擠悶熱的捷運上，戴著口罩，等待被運往下一個地點的鏡片後，我的、妳的，她的他的你的，其實誰都一樣。或者，比方說，就是此時此刻，眼前這個鍋——明明已經是快要迎接第一道曙光的深夜，卻還是在沸騰的熱水中，正在裡頭凝視我的那雙眼睛。

但是，那也沒有關係，只要蓋起來，就看不見了。